



狐狸呀，  
여우야 여우야 뭐하니  
你在干什么？

[韩国] 赵妗娥 著  
徐丽红 译

韩国第11届韩民族文学奖获奖作品

我心灵深处的屋塔房，那里住着一只银狐！那些分明存在于我们生命之中的时空，却因为竞争世界的残酷而被遗忘或失落。我越来越像狐狸，像狐狸那样经常感到凄凉。

014023917

1312.645  
78

狐狸呀，  
여우야 여우야 뭐하냐  
你在干什么？

[韩国] 赵玲娥 著  
徐丽红 译



1312.645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78



北航

C1709773

本书出版获得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，特此鸣谢。  
The WOR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support of  
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(LTI Korea).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19 - 2012 - 122 号

여우야 여우야 뭐하니 狐狸呀，你在干什么？

© 2006 by Cho Young - a (赵玲娥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)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4 by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 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mprima Korea Agency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狐狸呀，你在干什么？ / (韩) 赵玲娥著；徐丽红  
译. --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4. 1  
(木槿·蕾)  
ISBN 978-7-5360-6889-6

I. ①狐… II. ①赵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2597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，  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，摘编或复制。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策划编辑：朱燕玲  
出版统筹：杜小烨  
责任编辑：杜小烨 许泽红 李倩倩 陈晓欢  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  
装帧设计/封面绘图：李咏瑶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狐狸呀，你在干什么？<br>HU LI YA, NI ZAI GAN SHEN ME?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<br>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<br>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)   |
| 开 本  |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70,000 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30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跟狐狸学会了凄凉 .....     | 001 |
| 每个大人的口袋里都有一块糖 ..... | 035 |
| 当鸡胗遇上蔬菜和泡菜 .....    | 077 |
| 草莓牛奶和奶油面包之间 .....   | 113 |
| 世界在解体 .....         | 159 |
| 车上坐着狐狸 .....        | 211 |
| 作家的话 .....          | 241 |
| 译后记 .....           | 244 |

여우야 여우야 뭐라니

我跟狐狸学会了凄凉





窒息。我躺在女人的怀里。女人身上散发出甜美的清香。十三年  
来，我的身边从未有过这样的清香。即使翻遍了我们家，也找不到带  
有这种香味的物品或生命体。

我们家的卫生间里有两种香皂。沾有水垢的塑料香皂盒分为两  
栏，一边放着环保洗衣皂，另一边放的是外形像鸵鸟蛋的阿得兰洗面  
皂。两种香皂有着各不相同的香味，阿得兰略胜一筹。不过，这种气  
味不能称作香味。那不是香味，而是异味。那么多香气扑鼻的香皂妈  
妈都不喜欢，偏偏钟爱阿得兰。每次去千元店，她都会往购物筐里塞  
满成堆的未包装的阿得兰。

“还是这个最耐用。”

妈妈买了两千元的千元三块的阿得兰。阿得兰硬邦邦的像石头，  
一块能用一个月。为了快点儿用完阿得兰，我反反复复地打香皂。阿  
得兰却还是不见消耗。等我长大赚了钱，我要立刻换掉我们家的香  
皂。我的愿望就是用上像多芬或黄杏那样散发着轻柔芳香的洗面皂。  
反正我们家的香皂闻不到那样的香味。

除了香皂，倒是还有样东西也带着香味。那就是妈妈的化妆品。  
强生婴儿润肤油，盛在粉红色的塑料瓶里，润肤油本身也是粉红色。  
强生婴儿，名字就显得与众不同。我联想到白皮肤蓝眼睛的金发婴  
儿。反正我就感觉这东西和我们家格格不入。这是我们家唯一带香味



的东西。强生婴儿润肤油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妈妈的梳妆台上，我不得而知。有一天，我看了看梳妆台，它已经在那儿了。妈妈洗脸之后，往手心里倒出大小如豆粒的强生婴儿润肤油，擦在脸和手背。香气隐隐弥漫开来。这肯定不是异味，而是香气。

现在，这个女人身上的香味强烈而浪漫，不像强生婴儿润肤油那样的轻柔感觉。我躺在女人胸前，如果不抬头仰视就不知道她是谁。散发着这种香气的女人，脸颊应该也很漂亮吧。我的心跳加快了。女人的乳沟近在眼前。把手伸进乳沟，我单是想想就忍不住浑身发抖了。女人垂落到肩头的柔软发丝掠过我的额头。这时我不能不看看女人的脸了。我微微抬了抬头，偷看女人的脸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竟是102号素妍。我吃惊地坐起身来。

我睁开眼睛。原来是梦。素妍不见了，香气也消失了。我的下面湿了。这感觉真不爽，以前从未有过。我用手摸索着下身，碰到了犹如阿得兰般硬邦邦的小辣椒。我没有撒尿，内裤却湿了。狼狈和惶恐之感涌上心头，脸上热烘烘的。我环顾四周，旁边的哥哥睡得正酣，打着呼噜。我拉了拉湿漉漉的内裤，不让它碰到皮肤。睁开眼睛的同时，梦中的恍惚化作了泡影。我重新闭上眼睛，然而无济于事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等会儿再醒了。就像嘴里含着黑巧克力，感觉甜蜜却又苦涩。我把手伸进内裤，潮湿的内裤滑不溜秋，犹如阿得兰那浅薄的滑腻。我从内裤里掏出手来，放在鼻子底下。这不是香气，而是异味，恰似阿得兰。既不讨厌，也不愉快，就像两者混合的感觉。我用被子擦了擦手。现在我也变成大人了。

哥哥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吗？哥哥比我大四岁，现在还不会自己小



便。妈妈还要在旁边帮他抓住小辣椒。哥哥自己能做的只有呼吸和睡觉。他比我强的地方只有身高和块头，我很不满为什么要管他叫哥哥。如果较起真来，个子高、块头大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妈妈动不动就说，“傻大个”、“可惜了块头儿”。只因为比我先出生，他才享受到哥哥的待遇。不过我也没怎么把哥哥当成是哥哥。心情不坏的时候，我就喊他“喂”。我喊“喂”和别人叫他“哥哥”的级别相同。

我走近哥哥。突然，鼾声平静下来。我伸开手掌，靠近哥哥的眼前左右摇晃。哥哥没有反应。我又开双腿，站在哥哥腿上，弯腰去脱哥哥的睡裤。哥哥翻了两三次身，不过有惊无险，我还是成功地脱掉了他的睡裤，然后就是三角内裤了。黑暗中看不清楚，应该是无彩色的条纹短裤。妈妈没有给他买白色内裤。妈妈喜欢给他买灰色或黑色的条纹内裤，穿得再久也看不到污点。这绝对不是妈妈的个人风格。晾衣绳上妈妈的内裤都是像黄杏香皂那样美丽的杏黄色，或者像强生婴儿润肤油那样的粉红色，有的还带着华美的蕾丝。现在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我和哥哥的内裤。我小心翼翼地脱掉哥哥的三角内裤，隐约看见了哥哥的小辣椒。小辣椒胀鼓鼓的。哥哥也在做梦吗？我赶紧脱下湿内裤，穿上了哥哥的内裤，感觉很宽松。哥哥的内裤是100码，我的是80码。我往哥哥腿上套我的湿内裤，好不容易才提到腰部。内裤很紧，几乎要撑裂。尤其是小辣椒部位明显地鼓了起来。我强忍着笑的冲动。智商停留在七岁的哥哥不可能察觉。哥哥的梦里也有素妍吗？

## 2

我打量着房间。房间里笼罩着透过窗户进来的幽蓝气息。随意挂在墙上的衣物就像乱糟糟的水草。房间里散发出腥味，脏乱得好像很久没有清扫的水族馆。其实脏乱的不是房间，而是我的心。那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经历之后，我的心情使我感觉房间就像是凌乱的水族馆。仿佛我坐在滑溜溜长满青苔的水族馆里。

打开门，房间就像开灯似的豁然大亮。天色尚未破晓，已经感觉很耀眼了。铝合金做的玄关门大半是不透明的玻璃，阳光隐约透进来。我们家就是在集装箱的外墙上镶砖建成的房子。妈妈说，不冷就谢天谢地了。经过爸爸妈妈睡觉的房间，经过客厅兼厨房的狭窄通道，我走到玄关门。门扇不怎么严实，每次开门关门都会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为了不弄出响声，我用双手抬着门扇开门。白雪抢先于寒风冲进了房子，寒气弥漫。我重新关上门，留出手掌宽的缝隙。我透过门缝向外张望。

雪白得发蓝。整个世界就像蔚蓝的鱼缸。天空中红彤彤地漂浮着尚未熄灭大大小小的十字架。我喜欢这里。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。唯一需要抬头仰望的就是教堂的尖塔。搬到这里的第二天，妈妈仰望着教堂的尖塔，喃喃自语：“耶稣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只有这么高罢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妈妈再也没去教堂。从楼顶往下看，感觉世界像个巨

大的火山口。凌乱的胡同和破败的房屋分布在火山口的表面。现在，火山口正冒着白烟。只是没有人看出来罢了。说不定哪天火山口就会喷出火焰，然而没有哪个人为此担忧。人们根本就不关心生与死的问题。火山口喷火就死，否则就活。至少我从楼顶看到的小区居民们是这样。他们存在于这个地方，就像麻木地散落在火山口的布满洞眼的石头，等着大爆炸的日子。我在暗暗期待那天的到来。统治这个世界的秩序让我不满。除了大爆炸，还有什么能颠覆这个世界？哪怕霸王龙和始祖鸟重新复活，恐怕也比当今世界好得多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偶尔我会在凌晨起床俯视世界，原因也在于此。寒风让鼻尖发酸。我伸手去关门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白色的物体穿过雪地。我猛地敞开正要关闭的门。那东西身体修长，尾羽丰盛，乍看上去像狗或狼。裹住全身的白毛迎风飘动。它白得耀眼，让人不敢迎视。那家伙从我们家，也就是阁楼顶上跳到黄色的水箱上面，又从黄色的水箱上面敏捷地跳回楼顶，距离我所在的位置不到十步。它转过头。我与它四目相对，忍不住慢慢地向后退缩。它看了看我，非常短暂。它的目光？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只狐狸。它又转过头去了。它是狐狸。城市中心竟然出现了狐狸？还是在白雪覆盖的联立住宅<sup>①</sup>楼顶。我揉了揉眼睛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的心七上八下。调整呼吸之后，我睁大了眼睛。

狐狸站在距离水箱不远的地方，注视着教堂方向。它高昂着头，朝着发出红光的十字架。银色的毛不时随风飘舞。狐狸站了许久。我

---

① 联立住宅，一般指四层以下的建筑物，有两户以上人家共同居住。

屏息静气地注视着狐狸。它来自何方，要去哪里？狐狸的来历显而易见，或者是逃离动物园的狐狸，或者是藏在深山里的狐狸来到了市中心。然而不知为什么，这只狐狸似乎又与这两种情形相去甚远。难道它以漂浮在宇宙之中的大量行星为踏板，从遥远的外星来到这里？也许它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这只狐狸昂首而立，很像从前在动物园里死不瞑目的那只狐狸。它看上去有些凄凉。

幽蓝的黎明之光从远处弥漫而来。狐狸垂下了高昂的头。它看了看四周，开始缓缓移动。狐狸慢慢地走向楼顶栏杆。铁栏杆上面岌岌可危地顶着雪花。狐狸猛地跃上栏杆，像表演杂技似的跳到教堂的尖塔上。刹那间，狐狸就被十字架的灯光染红了。跃上十字架顶端的狐狸又轻快地跨到了旁边的建筑物上面。灵巧地踏着浮在空中的十字架，狐狸渐渐远去。

狐狸从我眼前彻底消失了。我呆呆地望着狐狸消失的方向，穿上鞋子，来到门外。白雪覆盖的楼顶宛如巨大的蛋糕。我四处张望，却没有发现狐狸的足迹。我瞪大了眼睛观察四周。栏杆上面没有，尖塔上面也没有，别说狐狸走过的足迹，甚至看不出有风吹过的痕迹。明明是狐狸啊，洁白而浓密的毛随风摇曳。它明明踩着十字架消失了。我失魂落魄地左右张望。不知不觉间，小区从睡梦中醒来了。送牛奶的摩托车从胡同尽头驶来。一只狗慢吞吞地走在超市门前。我很遗憾没有叫醒哥哥，否则哥哥也会像我这样惊异吧。

“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

如果不是妈妈神经质的声音，说不定我还会在雪地里站上几个小时。

“还不快进来？”

“狐狸……”

我望着妈妈，自言自语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狐狸，一只白狐来了。”

我手指狐狸消失的方向，望着妈妈。

“这孩子大清早就胡说八道！还没睡醒吗？哪有什么狐狸！连只猫都看不到。还不快进来？”

妈妈白了我一眼。我把双手插进裤腰，匆匆走进屋里。进屋的时候，我还是不停地回头张望。身体瑟瑟发抖，我又钻进了被窝。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。我真的看见了，分明就是狐狸。眼神凄凉，就像从前那只狐狸。

初夏的某一天，我们全家去了动物园。好像是什么纪念日，又好像是谁的生日，总之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全家游玩。妈妈从清早就啪啦啪啦地包紫菜寿司。我也跟着早早醒来，在旁边吃着切成长条的火腿。妈妈准备了紫菜寿司和几个苹果，然后从柜子里拿出橙色连衣裙穿好，又穿上了白皮鞋。哥哥手里拿着气球。如果他手里不拿点儿东西，就会怪叫连声。即使在家里，哥哥的手里也总是拿着东西，也许是毛巾，也许是挂在厨房里的木勺，还有可能是新买的鞋子或者妈妈脱下的文胸……他不管是什么用途，也不管什么种类，当然也不执著于某一样，只要能抓在手里就行了。

妈妈紧握住哥哥抓着气球的手。直到乘坐地铁之前，哥哥都很安静，偶尔歪头去看黄色的气球。距离目的地没多远的时候，哥哥流露

出异常的征兆。他开始发出怪叫声。酷似野兽咆哮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。人们的视线纷纷投向我们。爸爸拉着我，从哥哥身边后退了两三步。妈妈惊慌失措，裙角握在哥哥手里。裙角掀起来了，隐隐露出妈妈白花花的大腿。妈妈连忙往下拉裙角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哥哥一手拿着气球，一手抓住妈妈的橙色连衣裙的裙角，笑得像个傻瓜。妈妈好不容易才穿的橙色连衣裙，转眼间就皱了。

“看它的脖子。”

我被爸爸抱在怀里，看了长颈鹿，又看了骆驼。经过大象馆和狮子馆，我们又去了狐狸馆。比起别的动物，狐狸身材较小，跟狗差不多，我不太感兴趣。对面的孔雀正在开屏。

“哇！”

妈妈的视线不经意间转向华丽的孔雀尾巴。这时候，妈妈松开了哥哥的手，哥哥手里的气球随即飞走了。丢了气球的哥哥条件反射似的看着地面。他以为所有离开手的东西都会掉落在地。映入哥哥眼帘的不是气球，而是彩虹色的棒棒糖，看样子是谁掉落在狐狸馆的。“哇”，孔雀馆里响起阵阵欢呼声。爸爸和我转头去看欢呼声传来的方向。哥哥丢失的气球飞落到孔雀展开的尾巴上面。

我心里惦记着那个彩虹色棒棒糖，于是又转头看狐狸馆。可是，本应站在外面的哥哥怎么进了狐狸馆呢？哥哥正欲弯腰去捡棒棒糖的瞬间，一只狐狸走近哥哥，叼走了哥哥要捡的棒棒糖。与此同时，我从爸爸的怀里跌落在地。哥哥连声怪叫。人们纷纷涌向狐狸馆。爸爸飞快地救出了哥哥。哥哥的手里拿着彩虹色棒棒糖，他扑哧笑了。“太棒了！”有人鼓掌欢呼。爸爸像个凯旋将军似的耸了耸肩膀。

我惦记着那只狐狸。透过人群的缝隙，我看见了狐狸。狐狸的脑袋流着血，倒在地上，它的眼睛瞪得溜圆。那双瞪得溜圆的眼睛在说话：我不过是叼了个棒棒糖。狐狸旁边滚落着成人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血迹斑斑。我却认为是爸爸用枪击中了狐狸的脑袋。我仰望天空，气球已经远去了。要不是哥哥的气球，狐狸也不会死。直到很久以后，狐狸的模样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。那是我最早学到的凄凉的意义。



### 3

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陈旧的餐桌旁，后面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。我把勺子送到嘴边，耳朵却在专注地听着播音员的声音。暴雪导致上班路况比较混乱，建议人们采用公共交通手段，随后是农民遭受雪灾的消息。“继续播报新闻。昨天夜里，市中心发生连锁盗窃案。”无论我怎么留意，就是没有提到狐狸。难道没有人看到狐狸吗？如果有人看到狐狸，肯定会向电视台爆料，理所当然会在新闻里出现。难道只有我自己看见了狐狸？我满心忐忑，仿佛保守着巨大的秘密，根本没有留心桌上的饭菜。

“你用屁股看电视吗？不快点儿吃饭，干啥呢？”

今天妈妈格外神经质。那是因为雪。只要下雪，妈妈就无法工作了。妈妈还不是老练到能在雪地里放心开车的卡车司机，再说在下雪天看管哥哥比在湿滑的路上行驶更难。只要是下雪天，哥哥就会在行驶的车里怪叫着要求停车。有时他会不顾阻拦，使劲往嘴里塞雪。现在他也是只想吃雪，压根儿不想吃饭。我把剩下的饭塞进嘴里。趁着妈妈起身取水的空隙，哥哥猛然起身，冲出了玄关门。

“哎呀，这小子又来了。”

妈妈迅速转身，在空中挥舞着勺子。爸爸忙着剥开餐桌上久违的鱼，无暇他顾。我慌忙看了看妈妈。妈妈用下巴冲我示意。我眉头紧蹙，扔下勺子，站了起来。

“干脆把那小子塞进雪里算了！”

妈妈在身后发出挠金属的声音。妈妈抵挡不住哥哥的腕力。若论力气，没有人是哥哥的对手。只有儿童智商的哥哥怎么会隐藏着这么奇怪的力量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开门出去，只见哥哥已经跌坐在雪地里，热火朝天地吃着雪。刚才还了无痕迹的宁静风景被摧毁了。不过几个小时之前，狐狸还站在这儿，说不定某个地方还保留着狐狸的痕迹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向哥哥。我不舍得踩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觉得必须这样。早晨见到的狐狸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忽隐忽现。我不想破坏对狐狸的礼貌，或者是不想破坏当时刺痛我心脏的严肃感觉。然而此时此刻哥哥在做什么？我心急如焚。我必须阻止哥哥，但脚底总是打滑。哥哥好像在咬蛋糕，双手轮流往嘴里塞雪。他的速度好快，转眼间衣服湿透了，嘴角和指尖冻得通红。

“喂，你疯了？”

我用力去踢哥哥湿乎乎的小腿。哥哥似乎没听见，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塞雪。积雪融化的地方露出了混凝土地面。

“别吃了！”

我又在哥哥的小腿上踢了一脚。然而无济于事，哥哥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叫你别吃了！”

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推开哥哥。哥哥栽倒在雪里，还是拼命捧雪往嘴里塞。雪地完蛋了，再也找不回黎明时分的恍惚感。我在狐狸停留之地感觉到的神秘气息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低头看了看，扶起哥哥，帮他掸掉粘在衣服上的雪。我蹲坐在哥哥身旁，学着哥哥用手捧